



龙蛇争雄录



内 容 提 要

落拓少年朱云震，天生异禀，天下共仰的江大侠欲使他成为一代武林宗主，不料信物遗失，朱云震倏然卷入波谲云诡的江湖。

他首逢妙龄女尼，相知相喜于途，再遭囚于南天霸王千金之手，混战之际，获天魔心诀，南霸王之女忽异化为绝代纯情少女，俩人于天仙洞府中，同体共眠，修习旷代绝艺。

俩人相亲相悦，天魔公子循迹寻仇，朱云震不幸为其点伤死脉，六大绝代高手以毕生修为救治，更以旷世福缘，德获千年茯苓。

朱云震得正邪绝学，交合修习，武功突飞猛进，惜神功未成，天魔已率群邪横扫江湖，正派侠士，喋血江湖，武林危如垂缕。奇祸迫在眉睫，飘然世外的白云道士破例授以傲世绝技，更以近百年修习的神功，助朱云震速成，与天魔神君及群邪进行了一场旷绝古今的大绝战！

本书美男艳女，奇情奇缘；魔功绝技，多彩多姿，捧之令人拍案叫绝，废寝忘餐，实为武侠王国中又一朵展彩奇葩！



宋小妹

叶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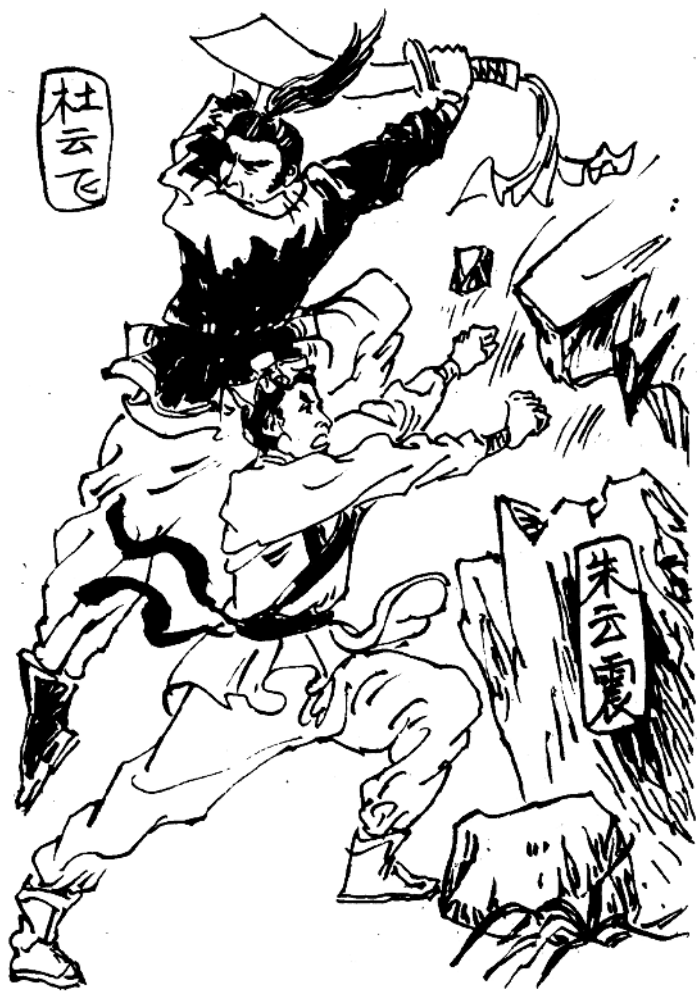




天侯公子

神君天侯





目 录

第一章	江湖奇芭	(1)
第二章	魔道血丐	(43)
第三章	邪魔绝学	(81)
第四章	天王玉女	(119)
第五章	桃源仙姬	(156)
第六章	天侯公子	(199)
第七章	红衣仙露	(229)
第八章	六丁大法	(266)
第九章	血劫魔难	(304)
第十章	初展绝学	(341)
第十一章	离魂妙女	(385)
第十二章	天辟神掌	(413)
第十三章	太阳神浆	(456)
第十四章	南天霸主	(486)
第十五章	乾坤剑阵	(522)
第十六章	绝代奇人	(564)
第十七章	铁血三老	(596)
第十八章	天侯魔宫	(631)
第十九章	雷霆神功	(667)
第二十章	武林宗主	(702)

第一章 江湖奇芭

上有天堂，下有苏杭。

苏州以园林的精巧瑰丽著称于世，杭州却得助于秀丽无双的西湖。

西湖，原名武林水，钱塘湖，西子湖；自白居易，苏东坡在烟波空蒙的湖面筑起两条长堤，遂将西湖分为外湖，里湖，岳湖，西里湖，小南湖等五湖，使波光潋滟的湖面，频添了几分深空前雄奇和一代文豪的胜迹。

二月十五，系花朝节，是杭州香市的第一天，从这一天起直至五月初五的端午节，四面八方求神拜佛、许香还愿的神仙、佛门的虔诚弟子，直如蜂蚁一般涌集杭州。这一段时期，是杭州最繁体鼎盛的日子。

其实，虔诚的香客军多，做生意的更不少，哩值春暖花开，桃花簇锦、万柳垂绿，青草如茵、碧水泛滥，那天下的游紫士子，武林豪客，官庶农贾，都愿在这大地春回之际来观赏一番，“欲将西湖比西子，浓装淡抹总相宜”的殊情艳景。

这天，日近黄昏，白日繁盛的香市已散，灵隐山中，游人敛迹，灵隐寺前的九里松大道上，一位身躯英伟的少的正大踏步走下山来。

然而在山空灵静、万物寥寂的时刻里，灵鹫峰中却传开一阵凶霸霸的喝骂声和惶恐的衰气声。

那少年生俱豪侠之性，闻言驻步细听，喝骂之声来自灵鹫的半山之中。这时，又蓦然传开一

声女子的惊叫和一阵淫笑。

驻足凝听的少年闻声，心知定是歹徒在山中作恶。九里松大道与灵鹫峰和一道涧水相隔，少年见过涧的桥尚在下首数十步远，救人情急，拧腰扭身一纵，足踏涧中怪石，早已飞身过涧，沿着山中石级飞奔而上。

少年穿林过岸、身子甚是轻灵、未吸百步，果见三、五个大汉正围着一对青年男女。

那青年身着长衫，衣着虽然陈旧，但眉目清秀，心虫惶急，举止却仍透着几分文雅，一看便知是一位穷书生。

他正当两个身着青衣短套的大汉往后推搡着，口中叫道：“我欠桑大爷的钱，只是还钱，怎可拦住拙荆，况且还贷尚未到期，你们怎可如此……”。

一青衣大汉凶眉怒眉的骂道：

“书虫，蠢货！你借的银钱已二月之久，你可给过一文钱的息没有？桑大爷不过是和你老婆谈谈心，又没有搞你老婆，你那么急干什么！”

哼，桑大爷真能看上你老婆，才是你小子的福气，还不滚远点……。”

语声未落，对准那书生当心一拳，只听“砰”的一声，书生为大汉一拳，击出太外，又速退数步，挫身摔倒，喉头一甜，一口鲜血早已喷了出来。

少年此时已奔至近身，见状不由心中大怒，高声喝道：

“住手！”

那青衣大汉其实已经看到这少年由山道上奔来的身影，一来他们平日横行杭州，无人敢惹，养成出残身大的心理，二则依仗平底功夫，不将一般人放在心里。

此刻听到他这一声大喝，犹于长空中响起一个霹靂，竟然宿鸟惊飞，声震脑门，不由得心中一楞，再看来系一少年，虽然身躯雄伟，相貌英伟，衣着却甚为陈旧，听口音系外地之人，

冷哼了一声，道：

“你小子嚎叫什么？”

少年奔至跌倒在地的书生前面，将委顿在地的书生扶起，问道：

“你不要紧吧。”

书生换了青衣当胸一记重拳，虽未昏厥，但心中气血潮涌，浑身筋骨欲散，那能回答少年的话。

少年见书生举动失力，口中鲜血还在涌吐，急忙将他抱至路边山岸上靠下。

那女子见书生为青衣大汉击倒在地，急欲过来探视，邓为一身着团花锦袍的少年提住不放她过来，只急得口中惶急地大叫：

“相公，相公！你怎么样了？”

锦袍少年脸上涎着淫笑，提着女子笑道：

“没什么，乖宝贝，他不听话，让我手下赏了他一拳。怎么，心痛了，是不是？”

你那里痛，让我给你摸一摸……”

说完，伸手就往那女子胸前按去。

少年见书生伤得很重、却苦于身上没有疗伤之药，忽见锦袍少年那一副急色淫贱之状，不禁怒火填膺，嗔目大喝道：

“青天白天，朗朗乾坤，无故伤人，复调戏良家妇女，难道没有王法吗？”

还不与我住手！”

少年说这几句话时，朗目含威，神威凛冽，且声如洪钟，山谷回响，特别是“住手”两字，一似晴空鸣雷一般，到听那锦袍少年心头一怔，他疾地回转身躯，见少年双目如炬，身材伟岸，虽然衣着褴褛，但他那天生的英挺伟拔的气势，却也使人心中凛然生寒。

锦袍少年一见他的气势，便能断定此人必定练过武功，不

是一般的村夫路人，只是看不出他的深浅要基，但也不原留然行事，只是轻轻地哼了一声，向身旁另一长衫中年汉子说道：

“告诉他，休管本大爷的闲事。”

说罢，双手向背后一剪，双目向天，神态极为傲慢。

中年长衫汉子见来人年纪虽轻，英伟不凡的气概却滚溢于外，故上前二步双手一拱，道：

“在下周天成，江湖匿名血掌追魂，这位乃在下少东家，桑宏杰，人称金剑飞虹，正在追讨狡诈之徒赖欠的银钱，阁下无端喝问，不知有何见教。”

中年汉子这番话，首先扣住一个追讨银钱的理字，再亮出万字，示以强大实力，对方若是深谙江湖路数之人，便可讲两句场面话，拱手走路。

但这少年并非行走江湖之人，见对方虽言辞逼人，却致礼在先，所以，他已一拱手道：

“在下朱云震，虽学过拳脚功夫，艺自家传，并非武林江湖人物，没有什么绰号。

阁下追讨欠债在下无权干涉过问，但贵东家当初借贷与人，必是一番好意，又何必重手将人击伤，且调戏侮辱别人妻女，更非江湖武林的英雄好汉行径。

在下没有什么高明的见教，但对甌眚这般行径，十分凿冷。”

血掌追魂原以为自己名号一亮，对方必定乖乖走入，不料对方不是江湖人物，又不懂圆滑处世之道，竟硬梆梆地摔下一片令自己十分难堪的话语来。他怒火方炽，已闻他的少东主金剑飞虹恼怒地大喝道：

“给我狠揍这不知高低的混小子！”

不待血掌追魂动手，站立在朱云震身前不足五尺的青衣大汉早已飞身上前，一招二龙戏珠，双指如刀，直取朱云震的双目，右腿陡起，直踢朱云震的下阴，一招两式，十分恶毒凶狠。

朱云震见这青衣大汉一声不吭，出手就是辣招，且十分下

流，不禁怒火陡炽，左手电闪而去，崩开直取双目的手指，身躯略转，避过击向下体的崩云脚，右手一沉，撩向踢来之腿，侧面一夹攻的大汉，拳风呼呼，一记直捣黄龙，钵大的铁拳，已离胸腹不及半天，只得身形再闪，避过急袭的钢拳。

两名青衣大汉，见奇袭不成，便一左一右，拳击腿飞，急攻而上。

朱云震其实只会一套崩山拳，又素无与人搏斗的经验，一时之间，为俩的猛攻之下仅会一套崩山拳，虽是颇见功力，但在江湖上却还是不放流东西，血掌追魂口说三招奇魄，却自付一招之内即可追魂夺命。

血掌追魂言罢，不待朱云震开口，双腿倏起，疾如闪电一般向朱云震踢去。

这是一招双剪连环旋风腿。

朱云震见对方双腿如风，如骤雨狂飚般击来，引起心中好胜之心，一招崩云见日，双臂犹如两要铁柱，强行隔打。

血掌追魂见朱云震竟敢以双臂强迎自己以雷霆一般踢出的旋风腿，他是老江湖了，心中只防朱云震有什么阴损的招式来对付自己，腰身一闪，踢向两肋的铁腿已临朱云震的头额。

朱云震身形微挫，一招铁拳崩天，击向血掌追魂的脚踝。

只听呼的一声，血掌追魂，双腿一晃，在空中一式大鹏翻身，变为脚上头下，双掌突然转为血红之色，更是倏忽间涨大一倍，夹着狂烈的劲风，朝朱云震胸前袭到。

朱云震大惊之下，却应变疾为迅速，他上身疾仰，双掌突出，迎住拍向胸膛的血掌。

朱云震自知虽双拳迎出，但对方那雄浑的掌劲却绝非自己可以接住的，性命或可暂保，但这一双拳头，保怕留不住了。

但朱云震仍性格是格为刚毅强烈，明知不可为，也要拼力一试。

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朱云震陡然感到一股极为强大的气

力，从他背后的命门穴中注入，迅速地注入双拳之内。

血掌追魂见朱云震应变极为迅速，急迫间竟能变招以双拳迎住自己的双掌，却知朱云震内力转他差的太多，脸上带着得意的狞笑，拍下的双掌，将内力加至九成，凶狠拍下。

在血掌追魂的意想之下，朱云震这小子在自己九成力的疾拍之下，不但要拳骨粉碎，同时要将他内腑震裂，当即死于非命。

但血掌追魂双掌不及朱云震双拳三寸之际，对方拳风中，陡然爆发出一股极为猛烈，又雄浑无匹的内劲，击向他的血掌。

“不好，这小子深藏不露，身怀绝世高手神功劲力……”

思绪未竟，掌拳相接。

“砰”地一声巨响。

罡风劲气四裂，卷起阵阵刺耳的狂啸声。

俩人周围丈内山石飞进，草拆木催，四周树林，犹遭飓风袭偃，哗哗之声，不绝于耳。

“哎呀……！”

血掌追魂一声怪叫，倒翻出二丈开外，口中鲜血狂喷，从空中横摔在地，双臂软绵如带。大约是掌臂之骨全碎了。

朱云震双拳将血掌追魂震飞，马步沉稳，连身形都未晃动一下。

此时，他身上那一股雄浑浩大的神奇力道已失，却仍然傻愣愣地立在当地，不知所措。

那位桑大爷只是仗着父亲铁臂蛟龙的名头在杭州鬼混称霸，自身武功极为低为，且有酒色淘空了身骨，几经见过这种惊天动地的神功绝学，也只是惊得目瞪口呆，愣立当场。

到是他身旁一另一位教师爷，无影剑高飞熊却是一位行家，见血掌追魂被震飞后的惨状，知眼前这英传少年，是一位身怀绝世武学的奇侠，赶忙扯了那位惊呆了的桑大少爷转身就走，连场面话也不敢交待几句，唯恐这位少年英侠会以同等手段来对

待自己。

俩名为血掌追魂喝下的青衣大汉，见此自己高明十倍的周大爷为少年震昏在地，那里还敢则声，见高教师搀着少东主逃走，也一声不吭，转背退走。

他二人还算有良心，逃亡之际，尚记得将昏死在地的血掌追魂背走。

只有那少妇、在这惊天动地的剧变当中，仍记得为恶奴击伤在地的丈夫。桑雄杰逃走后，立即奔至她丈夫身旁，哭喊道：

“相公、相公，你怎样了，那恶奴打在你什么地方，你说呀！呜呜呜……”

这时，朱云震也已人惊愕中清醒过来，看了看自己的拳头，一无所损，更无丝毫异像。他摇了摇头，弄不清自己双拳何以会有那种排山倒海般的力道出现。

少妇的啼哭，唤醒了沉思的他。

朱云震摇了摇头，似乎要摔掉因双拳倏然产生神奇力道而引起昏乱的思绪，然后，快步行至少妇身前，柔声安慰道：

“不要紧的，决无性命之忧。你家相公只是为他们重击了肺腑，我个郎中看一看，吃几付伤药，便会好的。”

“可是——我喊了他这么多声，他一直没有答应呀？”

“只是一时昏迷而。你家相公住在何处，我送你们回家。”

原来那少妇就居住于栖霞岭下，朱云震当即将那书生轻轻抱入怀中，随那少妇下了灵鹫峰，一直将书生送至他们家中，方告辞回至涌金门外的客舍之中。

他们却不知，一条轻烟一股的身影一直伴随他们至栖霞岭，又毛随朱云震至歇息的客舍之中。

次日，朱云震来至西子湖畔，随意观赏，却不知为一算命算先生暗中观察了许久，才将他叫住道：

“小兄弟，你一付好相貌，一身好骨格！”

朱云震闻言一怔，回头朝他一看，见是一位算命先生，推

上一块大木牌，上书“江铁嘴”，三个楷书大字，两旁的对联是：

“两斤龟，卜尽天下事，
一张嘴，说倒举世人。”

朱云震虽不想算命，但别人是善意夸奖，他只是微微一笑，道：

“谢谢先生夸谏之词。”

言罢转身放去。

谁知这算命先生连叫道：

“小兄弟，我为你看相，说的不对，分文不取……”

随即又接口道：

“说的全对也是不取分文。”

少年暗暗忖道：这倒奇了，既然分文不取，何必多费口沫？思忖中，不禁好奇心动，含笑走了过来。

江铁嘴眯着双目，重向少年瞅了一眼，伸手一拍摊侧的竹凳，道：

“小兄弟请坐，我看你是南人北相，不错吧？”

少年暗想，这个何用看，听我的口音，自然猜得到我是南方人，心中在想，口中笑道：

“先生说的不错，在下是荆州人氏，不过，先母祖籍山东。”

江铁嘴连连点头，举手一拂须，道：

“小兄弟满面书卷气；依我看来，你还粗通武艺，嗯……一定是文武双全。”

那少年先是一笑，继而脸色一黯，甚为伤感地道：

“在下读书不过识字而已，虽会几手拳，却谈不上武艺二字。”

江铁嘴摇头笑道：

“小兄弟自谦，我看你双眉高直，目秀而长，这是聪明超越之征，颧高印涌，鼻耸天庭，这是权威凛烈，名扬四海之相，能